

何祚欢文集

He Zuohuan Wenji

江城民谣

Jiangcheng Minyao

(地方民俗散文集)

何祚欢/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何祚欢文集

He Zuohuan Wenji

江城民谣

(地方民俗散文集)

Minyao

何祚欢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城民谣(地方民俗散文集)/何祚欢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11

(何祚欢文集)

ISBN 7-5430-3566-9

I. 江… II. 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2069 号

著 者:何祚欢

责任编辑:王远彦

装帧设计:刘福珊

督 印:方 雷 朱有茹 戴 涌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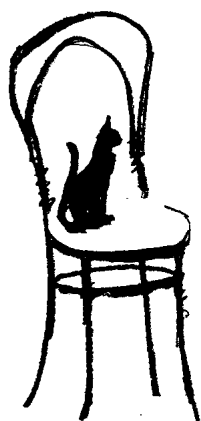
印 张:11.125 字 数:28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6.00 元(全套共 8 卷 本卷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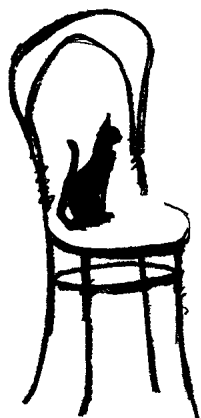


目 录

江城民谣
(地方民俗散文集)

江城民谣

“扁担划子接哥哥”	3
水和桥	6
命名的位移	9
关于湖的忧思	12
买骨头搭肉	15
蜿蜒十里一“正街”	18
汉正街生存百态	21
俗极慕雅	25
“名牌效应”	28
风从武昌来	31
困惑与发展	34
小吃大会账	37
“大王”的兴衰(上)	40
“大王”的兴衰(下)	43
武汉最早的住宅区——巷子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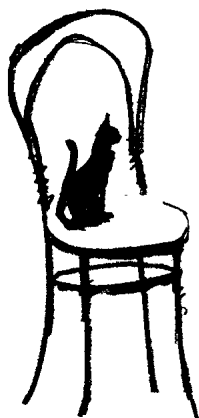


目 录

江 城 民 谣
(地方民俗散文集)

里份即身份	49
新区里的思旧情	52
一世雄风语“汉腔”	55
“汉腔”的姆妈在武昌	58
“汉腔”，悄悄向“京腔”靠拢	62
文化消费仰市廛	64
不安中游的“戏码头”	67
“武汉要建说唱团”	70
顺藤摸根	73
危局新境	76
五湖四海“一锅下”	79
这方土肥好种瓜	82
“将雄雄一窝”	85
一言难尽张之洞	88
身近长江买水吃	92
武汉街头数碇子	95
灯捻子、灯泡子、灯管子	100

江城原本是“湖城”	104
1954年，汉正街上的十里长堤	106
人有三急	108
伏天无君子	114
武汉礼俗：说不清白	116
忙年——要的就是个忙	118
茶馆备忘录	120
茶园、戏园、精神家园	124
街道如蛛网，命名有章法	130
年轻早夭的汉口城堡	134
武汉路名 有“章”可循	137
“小菜一碟”不是容易事	140
不是二八月，照样乱穿衣	144
趣谈武汉伢的“丑名字”	147
儿时游戏	150
边吃边玩	153
“调皮伢”的游戏	156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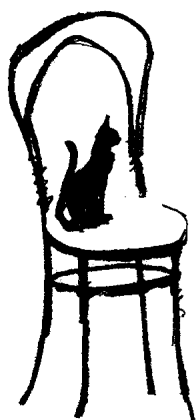
江城民谣
(地方民俗散文集)

武昌宜居宜读书	159
“百湖之县” 田园歌	162
武汉人的敬语和谦词	166
叫花子的确有丐帮	170
“青” “红” 帮不是一码事	173
“老武汉” 们追求的“吐泰”	178
“游” 的滋味	182
棋坛英才在民间	186
快要消失的旋律	192
汉水边乘凉及其副产品	198
我的茶缘	200
斤半肉，桶半水	206

大汉口商界

都市兴衰说商城	211
汉口的钱是堆着的	214

武昌的钱是顶着的	217
速成和成熟	221
和气生财	225
规矩大于天	228
商家拒绝说“不”	231
将相无种	234
勤扒苦做	237
武汉小吃米当先	240
“大王”不大	244
“贿赂”你的舌头	248
胆大包“地”	252
长袖善舞	255
成也萧何败也何	258
关于应对事变的思考	261
汉口第一“刘”	264
“牛”与“熊”	268
“裕大华”的奇迹	271



目 录

江城民谣
(地方民俗散文集)

算命也是一门生意	275
“抽 跳”	280
“开弓”与“放箭”	283
吆 喝.....	288
“肉喇叭”之歌	291
腊时腊月	295
过年商俗杂谈	299
黑话·切口·局子	302
大浪淘沙	305
学生意.....	309
“要赚客的钱，脾气就要绵”	312
钩住你的心	315
老板和小开	318
扎 堆.....	321
世事变迁中的绸布店	325
“足下”美名今何在	328
冲冠一怒为……（上）.....	332

冲冠一怒为……（下）..... 335

金号与金融 338

演艺和生意 341



江城民谣

JIANGCHENG MINYAO

江城民谣

“扁担划子接哥哥”

我不是在湖边长大的。但老家门前的湖，它碧蓝碧蓝的水，竟像是流进了我的血管一样，想忘都忘不了它。

也许是那首童谣闹的。那时候汉口街上的伢、老家的乡里伢都会唱它：

筒壳筒壳穿梭罗，
扁担划子接哥哥。
哥哥接到船头间，
嫂嫂接到船尾间。
一把桨，两把桨，
一荡荡到河边上……

歌里的“筒壳”是农家纺车上挽线的竹芯，“梭罗”是布机上的梭子。这首童谣在孩子们牵着手开始游戏的时候，用筒壳和梭罗来起兴，实在是意趣盈盈，颇耐回味。只是这种原始的零件已经随土机子的消亡而消亡，后人再也见不到它了。

可是“划子”现在还看得到。

我做孩子那会儿，汉口有水的地方很多，有水的地方就有划子。汉江边的武圣路口，是个最大的对河码头，那些专供过河的划子一个挤一个，跟如今饭店门口的“的士”差不多。过河到汉阳去朝拜归元寺，在我们心目中不过是人挤人，看热闹。有趣的还是假期里

我们湖北是“千湖之省”，老家所在的汉阳县是“百湖之县”，长江南岸的省城武昌，仅在城里就有“三台八井九湖十三山”。若不是李白有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让人们将武汉说成“江城”，说武汉是“湖城”也不会有人反对的。武汉三镇，湖河港汊相连，才有四通八达的方便。古来读书人“行万里路”，有“舟楫”可“仗”便是最优越的条件。不然谁有心情写下“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之类的句子？在描写汉口清代繁华的“竹枝词”里，我们甚至可以想像汉口后湖边帆樯如林、楼台笙歌的场面。

汉口是明代成化年间汉水入江口改道后逐步形成的。入江口改道虽有点“万流归一”的味道，但河湖相通、水网纵横的地貌未改。这就使千帆万船不但可以靠在汉水北岸，而且可以深入汉口的“后方”，造成三百六十行竞市，“九分商贾一分民”的局面。

看来，武汉人“扁担划子接哥哥”，何止接来了哥哥嫂嫂，而且接来了市镇的繁华，接来了“四大名镇之首”的光荣，还为它向现代的迈进积累了力量。

水和桥

老家门前的南湖，到现在仍然是令我梦萦魂牵的地方。但若要我选择回乡的方式，我却愿意选择汽车，绝不会想到再在划子里摇一天摇到家。

因为一个小时和一天相比，时间耗费的差别太大了。阅历告诉我，对于任何一个目的地，我们向它靠拢的过程，更多的还是赶路程。而“赶路程”和月下泛舟、花前荡桨本来就不是一个味道。



《汉口丛谈》里记录了玉带河上的三十二座桥，
现在自然看不到了，会不会是这般风采呢？

古人何尝不晓得，论起赶路，还是陆路比水路来得快。别看那年月有船就可以行遍天下，在摇摇晃晃之中，人们又有多少无奈？

武汉的地名，除了叫“墩”的多，叫“嘴”叫“湾”的也不少。这都是跟湖沾亲带故的地名，不是一块陆地伸入湖中，便是一段曲岸后面的土地。张家湾、杨家嘴、罗家墩等等，便是湖边聚族而居、让人活命的地方。

但人们活得累。“嘴”与“嘴”，隔着水，饭熟了喊一声，对岸那厨房里都能听见，甚至连香气也能闻着。但要过那一道水去吃就难了。划船去，费时；走路去，费脚。“湾”与“湾”之间也是如此。如果在对着脸的两地按扯直的一条线建一座桥，该省多少时，多少气力？武汉三镇应该是水上有船走，岸上有桥通，才和它的繁荣对得上号。

我们从现存于汉阳永丰闸口的那座清朝咸丰年间修成的“三眼桥”，可以看出当年的桥再宏伟也不过尔尔。但要在那么多的湖与湖之间都搭上这么一个“扣”，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何况，那时的省府武昌属武昌府，汉阳县属汉阳府，互相并不统属；只有后起的汉口，长期被汉阳县管着。所以这事情还真是说着容易办起来悬。

好在武昌城一直是个繁华都会，从它早已存在的“五方杂处，家自为俗”的民风，也可以看出它是能“出财”的，不然人家“五方”的朋友何必要来？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咏黄鹤楼时滑出了这样的句子：“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也算无意之间为今人证实了武昌的繁华。

好在汉口一诞生就咄咄逼人，三扒两咽就成了“四大名镇”之首，行政地位也一再升格，引得周边省份的人都会唱：“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这里万商云集，数不清的商品也云集于此。所谓“上八行头”、“下八行头”，不过是一种泛泛的归纳，也算是在无法表尽其繁华之时聊表一二而已。

繁华就好，就好办事，好办成事。

于是，就在各不统属的武汉三镇，用无数的桥，把各不连属的

陆地连起来了。经费自然也是几个“一点”凑起来的：官方征一点、拨一点，民捐一点……

于是，武昌城内的九湖（实际不止九湖），就有了互相联系的桥。从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清风桥、明月桥、踏步桥、玉惠桥、长虹桥、紫阳桥等一大串名字。城市的发展，湖水的干涸和频遭填塞，使得这些桥因失去使用价值而失去存在的必要，但其中有些名字，依然保留下来作为街区的名字，像鼎鼎大名的解放桥、新桥就是。

同样，汉阳的古桥早已毁弃，而青石桥、高公桥、西桥也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街区的名字。直到今天，站在西大街最西的尽头，望着对面的西桥街，我们马上就可以将与它们交叉，比它们矮了二十几步台阶的那条西桥路想像成一条河。事实上，当年的西桥就是贯通西大街与西桥街，通往归元寺的枢纽。现在的西桥路，恰恰就是当年行船的河道。不过当年的河道没有这么直，两岸也没有多少人家而已。

清人范锺在《汉口丛谈》里记录了汉口玉带河上的三十二座桥。随着玉带河变为通衢大道“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河上的桥自然全部没有了。但提起砦口、六渡桥、广益桥又会有谁不知道呢。至于后湖上大大小小的桥，当时则是负有交通和游览双重重任的。

重要的是，武汉人对桥的倚赖，早已被水一点一滴地浸润到了心里。似乎很久以来就为汉水、长江上没有桥也无力造这样大的桥而遗憾。于是，当长江上要造桥的消息传出的时候，武汉人就把几辈人的眼光，定格到了龟山和蛇山之间。